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 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车镇宪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 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车镇宪.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4
ISBN 7-5063-1670-6

I. 中… II. 车… III. ①现代文学—散文诗—文学评论—中国②现代文学—小说—文体—研究—中国
IV.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286 号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作者:车镇宪

责任编辑:周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淀久利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25 千字

印张:6.25 印张

印数:1000 册

版次:199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70-6/I · 1658

定价:1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新文学样式,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定型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年传入中国,经翻译介绍之后在中国扎根成长,现在已成为一种特有的文体存在。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散文诗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系统研究散文诗的论著更不多见。针对以上的现象,本论文扩大了对散文诗范围的研究,对中外有关散文诗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还探讨了散文诗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本论文分三章。第一章论述了中外散文诗的范畴及其特征,对中外有关散文诗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同时也简略地介绍了外国散文诗的概况。第二章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散文诗的产生和发展。第三章讨论了散文诗对小说文体的影响。讨论了散文诗参与、渗透和影响小说文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一种新的探索。散文诗既然能影响小说,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其它文学体裁,这一新的课题只有留待更多的学者们去研究了。

ABSTRACT

The prose poem emerged as a new literary form in France in the mid — nineteenth century , and took its regular for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t reached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rough translations , and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literary forms in the country .

Studies of the prose poem in China, compared to the achievements of other literary research, lack a certain standard.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 this dissertation builds from and expands the current research sphere.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hree main parts. Part I presents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the prose poem in China and abroad . Part II explores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prose poem. Part III elaborat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prose poem on novel writing.

目 录

序 言	(1)
一、散文诗的范畴及其特征	(4)
1、波德莱尔和“诗的散文”	(5)
2、郑振铎和滕固的散文诗理论	(13)
3、哈迪逊和韩特的诗论	(28)
4、中外论著对散文诗的解释	(37)
二、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与发展	(59)
1、时代生活的需要	(59)
2、翻译与介绍	(63)
3、外国作家的影响	(75)
4、外国作家作品对《野草》的影响	(92)
5、创作的尝试	(117)
6、散文诗发展的必然性	(128)
三、中国现代散文诗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135)
1、散文诗的“小说化”倾向	(136)
2、提出“抒情诗的小说”概念	(143)
3、提出“散文诗”小说概念	(152)
4、小说的“散文诗化”倾向	(160)
结 论	(184)
参考资料	(187)

序 言

本论文分成两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重点论述散文诗的范畴以及中国现代散文诗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散文诗对于中国小说文体的影响。

散文诗定型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经翻译介绍之后，在中国扎根成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文体存在。鲁迅的《野草》代表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顶峰，可以跟整个世界优秀的散文诗作品相媲美。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诗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系统研究散文诗的论著更不多见。原因之一是散文诗这种文体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原因之二是对外国散文诗创作与研究的动态缺少应有的信息，因此中国的学者们在撰写有关论文时，大多限于引用台湾地区六十年代的资料^①，这是十分不够的。近几年来散文诗的研究显得相当活跃，欧美学者出版的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逐渐地介绍过来，这些都可供中国学者们参考和研究。

针对以上的现象，本文扩大了对散文诗范围的研究，对中外有关散文诗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因此本文可为研究散文诗的同行人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本文对中国散文诗的产生和发展也作出了比较详尽

^① 林以亮：《论散文诗》，见叶维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第16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1976年8月。

的论述,同时也简略地介绍了外国散文诗发展的概况。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发现某些颇有影响的文章,如刘半农的译作《我行雪中》之编者按语,其译文与英语的原文有相当大的出入。中国的学者们在引用刘半农译作的编者按语时,并未对原文进行核实,从而导致了讹误。本文对上述这些问题都一一进行了订正。又例如对有关学术用语的翻译中出现的混乱现象,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散文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体,要想保持它的艺术生命力,就必须增大其本身的容量,加强叙事和描写的力度。这样才能够渗透到小说、戏剧等创作中去,使小说文体成为一种具有更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体裁。本文讨论了散文诗参与、渗透和影响小说文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一种新的探索。散文诗既然能影响小说创作,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其他的文学体裁了。

散文诗产生于法国,经波德莱尔和兰波之手才得以定型。当它介绍到英、美之后,经有些“世纪末”作家之手,曾经流行了一段时期,不久却又沉静下来了。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吴尔夫、乔伊斯又替散文诗换上新装,把散文诗这种文体彻底融入了小说创作之中。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又开始重视散文诗这一文体。步入七、八十年代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地研究起散文诗来,研究起它的文体特征、它的艺术风格和它的实用价值。

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等,把散文诗文体直接地融入了小说创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催

化了“散文诗”小说的产生。如何将散文诗融入小说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小说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创作与研究,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近几年来才有较多的论文对此进行比较细致与深入的探讨。本文也想加入这一研究的行列,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能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多少能够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向前迈进,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

第一章 散文诗的范畴及其特征

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新文学样式,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国形成的。可以这么说,散文诗“诞生于贝尔特朗的《黑夜的卡斯帕尔》,成长于波德莱尔的《小散文诗》,成熟于兰波的杰作《灵光篇》”。^①

中国的散文诗,是一种由外国引进的新文学样式。刘半农在他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倡“增多诗体”,并第一次介绍了英国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的散文诗”(见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接着在一九一八年第四卷第五号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 他的译作《我行雪中》。《我行雪中》原为 Sri Paramahansa

① 论文集:“The Prose Poem in France Theory and Practice”,下列注解略为“The Prose Poem in France”. Mary Ann Caws 主编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第3页,论文:“Why France”,由 Le Roy C. Breuning 著。第3页:“Born in Aloysius Bertrand in his Gaspard de la nuit, it came into bloom in Baudelaire's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and achieved what may well be its masterpiece in Rimbaud's Illuminations”。

Tat 所作^①，发表于美国出版的一九一六年五月的《Vanity Fair》月刊上。该刊记者之导言认为此诗是：“结撰精密之散文诗”，从此“散文诗”一词，在中国传开了。那么，什么是散文诗，它有哪些特征，这些问题将在以下的章节里进行讨论。

1. 波德莱尔和“诗的散文”(prose poétique)

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是怎样认识和解释散文诗的呢？在讨论他对散文诗的定义之前，不妨先看他的论文《论色彩·一八四六年的沙龙》(“De la couleur”de“Salon de 1846”)和《应和·恶之花》(“Correspondances”de“Les Fleurs du mal”)一诗。这一文一诗充分体现了波德莱尔的创作思想(当然还有不少其他诗文)。从波德莱尔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十八世纪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的神秘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作家霍夫曼

① 见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第505页：“下录结撰精密之散文诗一章，为有名之 RAJUT 歌者 SRI PARAMAHANSA 所作，其人今在 NEW YORK。此诗自得秀丽出众之 RATAN DEVI 夫人为之歌唱，乃能轰动一时”。但孙玉石认为：“《新青年》上，刊登了印度歌者(Ratan Devi)的《我行雪中》一诗。”见《〈野草〉研究》，第235页，198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柯蓝认为：“刘半农，这位最早的中国散文诗开拓者，于一九一六年在美国，《VANITY FAIR》月刊看到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一首《我行雪中》的散文诗。”见《序言·中外散文诗佳作选》，1985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行雪中》实际上不是 Ratan Devi 所作，应是 Sri Paramahansa Tat 所作，孙、柯两位的文章与原文有出入。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诗选·前言》，第5页，把作者名字拼写为 Sripa Ramahbnsa，错在音节划分和字母的拼写上(见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版)，详细内容看第一章后的补充说明。

(Ernst T. A. Hoffmann, 1776—1822)的“应和论”，以及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的“相似论”，同时也受到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和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等人的影响。

《论色彩》一文的开头两段，并不引人注目，但它确实能“代表波德莱尔的第一篇散文诗”^①的写法，即符合他的“诗的散文”(prose poétique)准则：“它富有音乐性，但没有节律，没有脚韵，刚柔兼备，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②

“《一八四五年的沙龙》(“Salon de 1845”)的开头几页是波德莱尔试写的不成功的散文诗。德拉克洛瓦的绘画(Les Dernières Paroles de Marc—Aurèle)被认为是——‘绿色和红色的和谐’，文章又指出这是‘单色物体的施转效果’”^③。次年(一八四六年)波德莱尔已不再局限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的理论，而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具有强

① “The Prose Poem in France”，第25—26页，Roger Shattuck 著：“Vibratory Organism: crise de prose”：“These opening paragraphs from ‘De la couleur’ represent Baudelaire’s first poème en prose”。

② 1862年献给阿尔塞纳·乌塞(Arsène Houssaye)的题词《《巴黎的忧郁》：“… musicale sans rythme et sans rime, assez souple et assez heurtée pour s’adapter aux mouvements lyriques de l’ame, aux ondulations de la rêverie, aux soubresauts de la conscience?” (“Spleen de Paris”)。

③ “Vibratory Organism”第26页：“Baudelaire made a first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write a prose poem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Salon de 1845. Delacroix’ painting, Les Dernières Paroles de Marc—Aurèle, is seen as a ‘harmonie de vert et du rouge’, and the whole composition gives ‘l’effet d’un objet monochrome et tournant’。”

烈色彩的、梦幻般景色的论文，那就是《论色彩》了。一八六二年给乌塞的一封信中曾提议把自己的散文诗集书名定为《光与烟》（“La lueur et la fumée”，后改名为《小散文诗》，“Petits Poèmes en prose”），这一书名说明了波德莱尔开始时并没有想到把自己的散文诗集定名为《小散文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论色彩》的前两段文字是作者有意识地试写和出版的散文诗作品。波德莱尔渴望发展一种完全独立的，一种既区别于一般的韵文，又区别于叙述性的散文文体。《论色彩》确实是波德莱尔尝试之作，是他的第一篇散文诗。

《论色彩》第一、二两段中出现的“和谐”（harmonie）和“普遍的运动法则”（loi du mouvement éternel et universel）两个术语，是波德莱尔第一次论述“应和论”的证据，虽然在以下的章节中并没有出现“应和”（correspondance）一词，但作者却引用了法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克赖斯列里阿那》（Hoffmann's “Kreisleriana”）中的一段话（“不仅仅在梦中，在睡眠之前的轻微的幻觉中，而且也在醒着的时候，当我听见音乐的时候，我发现颜色、声音和香味之间有一种类比性的和隐秘的结合”^①）来引证他的“应和”和“普遍相似”（analogie universele）的理论。波德莱尔的这些理论，在他的《应和》一诗中更进一步得到阐述。波德莱尔在《论色彩》一文中，从变化无穷的颜色谈到各种不同色彩的和谐、协调，又谈到色彩与线条

^①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北京，第223页《论色彩》。

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作者似乎在谈绘画艺术,其实不然,文中体现的是作者的创作思想。

《论色彩》一文,是波德莱尔从理论上为印象主义铺下了一条路,文中一段话足可证明:“色彩就是两种色调的协调。……它们的存在只是相对的。……距离在色彩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风景画家若把树叶按照他之所见着色,他将得到一种错误的色调……。”^①

波德莱尔把色彩、热带的景物,或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或是幻觉中所见到的,再加上自己个人的经历,在《一八四六年的沙龙》中绘出第一幅“印象派的画”来,《论色彩》一文就是。

波德莱尔在《论色彩》一文中,谈到抽象派绘画的时候指出:“艺术不过是细节对整体的抽象和牺牲,因此,重要的是首先关心主体部分”,“知道一幅画是否富有旋律感,有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就是站在相当远的地方看它,既不管主题,也不管线条”^②。作者在这儿并不是强调他的美学观点,而是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这一观点又一次出现在他的《〈欧仁·德拉克洛瓦〉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Eugene Delacroix” de “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55”)一文中:“从一个远到不能分析甚至不能理解其主题的距离上看……色彩自己有思想,独

①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221、222页,《论色彩》。

②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222页,第223页,《论色彩》。

立于它所装饰的对象。”^①

从一八四六年的《论色彩》到《一八五九年的沙龙》(其中主要的两篇文章:《想象力的统治》、《肖像画》)诸文章,作者对印象主义、抽象主义、应和论和相似论等作了形象的解释,这些见解尽管不够系统,但可以从侧面窥视到波德莱尔的创作思想。

另有一篇最能反映波德莱尔创作思想的是他的诗作《应和》。此诗一直被视为研究波德莱尔诗歌创作的重要文献。波德莱尔认为“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事物就一直通过一种相互间的类似彼此表达着”^②。这种相似性,表现在灵与万物,人与自然,人与各种器官,各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相互有着隐秘的、内在的、应和的关系。《应和》一诗,集中地、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理论。《应和》一诗把人们领入“象征的森林”(forêts de symboles),此诗可称为象征派的宪章。诗人揭示了人们各种感觉器官所接受的色、香、声之间的应和关系,颜色、芳香、声音都可以相互沟通。他在《维克多·雨果》(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发表于《幻想者杂志》)中,曾这样写道:“伟大的斯威登堡早就教导我们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波德莱尔很巧妙地把斯威登堡的神秘主义,霍夫曼的“应和论”,傅立

①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380页,《〈三、欧仁·德拉克洛瓦〉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

②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556页,《理查·瓦格纳和〈汤豪舍〉在巴黎》。

叶的“相似论”，融合在这首精美的十四行诗——《应和》之中。波德莱尔为后来的象征派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和创作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应和》）重申了波德莱尔的不少散文写作的论述——有关‘应和、普遍相似’——从而进一步确定了诗与散文的美学原理和它们之间的应和关系的可能性。”^①

波德莱尔不仅把颜色、声音、芳香交织起来，又把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交织起来，使人们从声音中看到颜色，又从颜色中闻到芳香，再从芳香中听到声音。波德莱尔的贡献并不只停留在上述理论上，最重要的是散文诗这一新文学样式，通过波德莱尔之手正式形成。也正是波德莱尔把“这一散文诗集的题名（指《小散文诗》）献给上层社会，并把它带入与其同时代人和后一代人的范围内，把它转化为一种写作模式——一种文体，它具有真正的历史性。正是他（波德莱尔）把这一术语‘散文诗’普及化，用它来作为他所出版的第一集散文诗的书名”。^②

那么，什么是散文诗，不妨看波德莱尔的《献给阿尔

① 论文集：“Nineteenth Century French Poetry”，Christopher Prendergast 编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 119 页，Jonathan Culler 著：“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pretation: Baudelaire's ‘Correspondances’”：“...it echoes numerous statements of Baudelaire's prose writings — — — about correspondances, analogie universelle — — — and in so doing works to confirm the possibility of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oems and prose accounts of aesthetic principles”.

② “The Prose Poem in France”，第 63 页，Tzvetan Todorov 著：“Poetry Without Verse”：“... it was he who gave it its title to nobility, brought it within the horizons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successors, and made it into a model for writing: a genre, in the historical sense of the word. It was he too who popularized the very expression ‘prose poem’, using it to designate the first series he published.”

塞纳·乌塞》的题词。他所梦想过的是“创造奇迹，写出的诗的散文，富有音乐性，但没有节律，没有脚韵，刚柔兼备，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波德莱尔所主张的是创造一种富有音乐性的、没有节律的、没有韵脚的散文诗（une prose poétique, musicale sans rythme et sans rime），同时又能抒发心灵深处的激情。《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即《小散文诗》“Petits Poèmes en Prose”）这一散文诗集充分体现了波德莱尔关于散文诗的美学主张。散文诗除以上特征以外，还有“每一篇，都同时是头，也是尾，相互交替。”这说明了散文诗的篇幅不长，它“可以随意中断”或“去掉一节椎骨”，“毫无困难地又连接在一起”，又可看到“每一片断都可以单独存在”，文中用“一条蛇”来作隐语（“古人认为，砍成无数小段的蛇，每段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并且可以随意地结合起来。”^①）。波德莱尔主张：“不把读者倔强的意志牵在由极细致的情节交织成的没完没了的线上”，他所主张的是去掉情节这一“椎骨”，而是着重表现诗人心灵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波德莱尔的这些创作思想和主张，概括地说明了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的一些重要特征，并为散文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波德莱尔对于散文诗的理论 and 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创作和理论建设。

① “The Prose Poem in France”，第45页，Michel Beaujour 著：“Two Contextual Approaches”：“...the old belief that the pieces of a cut up snake have an autonomous life of their own, and can join together in any order”.